



尤氏

廿八

裏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服部文庫
117
207
22



117  
207  
22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八

襄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

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

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入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



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

惡下○奐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案傳至惡下**

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

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為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

相見邾滕為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為盟而為此會故

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為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

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軟則當先書楚傳言

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

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

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

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奐

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

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

子李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

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

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祖而經

書在春註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

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

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

在宋會下從赴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

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衍未為罪當死也故杜

跡其應死之狀弑君之賊於當誅衍雖不以弑剽致

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

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

之故言追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示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音專復扶又反

衛侯至罪兄。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皆是。其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是兄曲也。是杜以鱣之出奔，非鱣之罪，故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鱣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答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

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

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倚於夏會至備矣。正義曰：杜云

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總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為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已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已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為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

失

亥

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為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為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已心違君之命故賤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憚之不敢以已意假公命以敦叔孫也邾滕之事非機危禮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為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

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

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

**地為名**○喪息浪反註同**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

**地來故詐許封之**烏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

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眾疆也慮其逆散欲聚以執

春秋

卷三十四

左傳

之下云盡獲之是也烏餘以其眾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

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

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有

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

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

三國睦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

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

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聞

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為賦于偽反註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祗成惡

名止也祗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

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

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國** 獻公至所殺。○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

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

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

書，非卿也。○復扶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謂甯喜

○納本又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難，以治國。○沮在

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

有罪，所以止人為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為善。今賞罰

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

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為國，不亦

難乎。言治國難也。且，縛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不肯畱。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

於河。誓不還。○使者所吏反。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

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

所自愬○愬息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註**自誓不仕終身○自誓不仕終身○正義曰終

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

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

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

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

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即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

作衰音○稅即至終身○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

七雷反○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

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

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

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

麻不為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

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言義

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

有總衰裳壯麻經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為

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總衰者小功之

總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

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

是總者縷細而希疎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

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

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為之服獻公痛

愬子鮮特為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

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

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

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繩證

反通稱里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

尺證反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

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

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

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臣弗敢

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少詩

照反文子太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武婢反欲獲息民之名

蟲

疏同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本又作蠹害物之虫○蠹丁故反

○正義曰釋虫云蠹桑蠹李巡云蠹木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曝去書內簡中之虫是虫在

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

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虫也害物之虫既名為蠹

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小國之大

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

得久弭今不可不許○音災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

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八

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國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且反。下懼難同。焉於虔反。下將焉用。焉能皆同。介音界。後註同。折之設反。註同。徐又音制。俎反。國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莊呂反。國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

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此。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國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使舉是舉謂記。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錄之也。國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為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為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為法。故特舉而施用之。○國宋向至文辭。○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足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舊辭。而曰孔氏事。

亦不必。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

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

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趙武命盈追已。正義曰：沈氏曰：知非

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丙

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

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

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弘古，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

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更音庚，庚午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

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

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驛傳

也，謁告也。驛人實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晉星曆反。庚辰，子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復扶又反。

駟音義同

陟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一 庚辰子

水至自陳。陳孔漁、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

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藩

方元。以藩為軍。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

反。壘以備不虞。此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

不相忌也。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風謂趙孟

伯風荀盈。伯風荀盈。正義曰：伯風即荀

度云：伯風，晉大夫，其意以日楚氛甚惡，懼難。氛氣

為別有伯風，非荀盈也。趙孟曰：吾左還入

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

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

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

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

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

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志將至

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為志，出口為

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為信，必

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

三年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音丹註同斃婢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世反踣蒲北反

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也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為食

也非子之患也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

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

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

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義**曰兩事至敦之○正

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  
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  
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  
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  
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為人  
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  
是餘人為使季孫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  
直季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  
勸之望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曆丁卯是六月二  
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  
乃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且猶遠反魯復  
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  
已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  
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  
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定得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  
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方  
日

滕皆不與盟

**國**私屬二國故

**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

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

**國**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

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

其小是故貶之

**國**季孫至貶之○正義曰季孫專

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  
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  
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  
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  
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  
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較計公言是非不肯  
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  
杜始得之矣賈遠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

春秋

卷之三

六

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達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

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先晉悉薦反或如**狎**更也字狎戶甲反更音庚**狎**更也且晉至久矣

許年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鄭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之氏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

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

小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

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郟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

法當小國執牛耳郟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為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

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敢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

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楚謂**

**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

為

紇為客。○坐才臥反。飲於鳩反。  
 為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  
 某為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  
 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  
 酒路堵父為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  
 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  
 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  
 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為賓  
 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為  
 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為賓燕禮謂與已之臣  
 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為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  
 其使人故使介為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  
 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賓服虔云楚君恒以  
 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軟為盟  
 主故尊趙孟為賓案此享宋為主非楚為主服之妄

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  
 建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  
 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  
 書蒙門宋城門。○重直用反。下二字同。  
 其大夫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  
 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聞音問。又如字。**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治直吏反。愧九位反。**子木歸以**



春秋

卷之三

汲古閣

語王王曰尚矣哉

**國** 尚上也

○語魚據反下同

能歆神人

**國**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歆所金反

宜其光輔五

君以為盟主也

**國**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國** 五君謂文襄靈成

景○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元帥居太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盟

之好○好呼報反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隴力勇反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子石印段公孫段○從才用反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志子展賦草蟲國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敕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註同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

當之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國鶉之賁賁詩鄘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

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國**鶉之至君也

春秋

卷之三

汲古閣

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者趙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為非兄而規杜非也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人

趙孟自謂○第側里反閭音城徐況逼也○第箒

義曰釋器云箒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箒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箒與箒名亦得統牀故孫

炎以為牀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

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

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

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樂音洛

民並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適我願○蔓音萬邂逅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

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言瞿瞿然顧禮儀○印一忍反蟀所律反大康音

泰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瞿

反居什趙孟曰善哉係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不荒所以係家係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忘族也。下云數

亦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音戶。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於虔反下政其

若係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

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

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倡昌亮反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為對賓之榮樂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

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林充鼓反稔而甚反熟也

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

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

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鬪民免死也杜

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去起呂亂人以廢 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蔽

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 廢興至諸

弊婢世反云蹄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 侯○正義

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

淫殘虐是廢亡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

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

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

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

故云不亦誣乎服虔曰蔽蹄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九

宋左師

段賦蟋蟀

義取好樂無荒

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

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鬪民免死也杜

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

弊

甫

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  
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為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  
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于罕子罕  
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  
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左師辭邑向  
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主也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

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

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

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

姜

無无

生明東郭疆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娶

七住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反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

之弟亮反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惡疾有

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後以疾而廢明是惡  
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  
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  
是癩也疆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朝如字一音直遙反崔子許之偃與无

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

主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國夫子謂崔杼國父兄莫得進矣國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

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國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已故舉宗族父兄也國慶封

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國癸慶封屬大夫封以

成彊之言告癸國癸普結反國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

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國君謂齊莊

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國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又告國成彊復告國復扶國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

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國國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國難乃且反女國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國恐滅家

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國言如一

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

守國請為于偽反下註癸為為國崔氏堞其宮國正

而守國齊莊同堞音牒徐養涉反國義曰謂新築女牆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國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國。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國。終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國。開先人之冢以藏。

之。辟婢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國。當國秉。

政。○楚遠罷如晉。泣盟。國。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

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國。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

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以能養民政，其。

焉往。國。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國。在二十五年，申。

必

鮮虞來奔。僕質於野，以喪莊公。國。為齊莊公服喪。質。

女鳩反以喪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國。傳言。

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國。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日，今之九月。

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

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

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國。謂斗至詳。

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

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

為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文十。

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

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二閏又從襄十四年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為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俱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太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

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九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為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

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應

之應對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惡之烏路反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羯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者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朝楚。○為于。偽反。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二至。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梓。音子。梓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于皮餽國人粟於是宋亦饑于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

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枵許。驕反。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

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亥北方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是星紀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為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利得行

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一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此不可詳也

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註同洩息列○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為無冰而發知反下同

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為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總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

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宿音 蛇玄至所乘 ○正義曰蟲獸在地而秀下同 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也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

木 苦

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為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亢音 剛又若 浪 歲星至之星 ○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 方 歲星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故龍為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為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別當有以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春火流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為

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國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

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復扶又反國何為國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危

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

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

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國夏齊侯陳侯蔡侯北

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國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國陳

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

故朝晉燕國今薊縣國燕烏賢國陳侯至薊縣國正義曰傳言宋之

盟故雖文在諸國之下止為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

蔡胡沈為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

為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

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

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

麟之歲也獻公以下六世始大稱齊侯將行慶封曰

王十二年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國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國以宋盟釋齊秦國與音陳文

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國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

薦賄以副已心國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國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國小事至禮也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壽火充國正義曰言

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禮也國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國小事至禮也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龍反○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

碯七○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曰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日人實反過古禾古臥二反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後

同勞力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

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傲五報

反下同惰徒臥反君小○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

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晉宋古本及王肅註其文

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

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孟孝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將

為于僑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駟音義同

春秋

卷之六

漢書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音環今吾子來

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

鄭君應來朝否實反驛人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

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

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

束帛乘繩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政反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

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今執至敢憚正義

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

吉原其意為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

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為不利也小國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

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

上復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未反之頤三三

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曰迷復凶復

春秋

卷之六

漢書

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應應對之應

故凶○正

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為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為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已極更無所往故為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為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註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註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頤為養

其願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以復

其願 **其本** 謂欲至其願○正義曰楚子本意願而棄

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又**

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幾居依反又音祈

○幾近至亦難○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

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

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

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

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

十年不克征也 **吾乃休吾民矣**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

○復扶又反 **禘** 禘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禘

下復顧同 **禘** 禘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禘

○禘避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竈鄭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支反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

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

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

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

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音鳥

路反衝尺容國旅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反分扶問反

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

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

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為客寄也昭

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

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

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

南方為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為帑

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為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

俱以帑為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

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

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

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

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

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故

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九月鄭游吉如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為壇國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相

亮反下同壇徒國至敵至郊勞○正義曰聘禮賓

丹反勞力報反國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

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

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為除地曰

及古蜀



壇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壇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

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

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萬

患賞其德刑國刑法也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焉辟之又焉用盟皆同宥音

又音災國亦皆循之正義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國怠

解也國解佳國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國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國從朝會之命音恭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國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國舍慶封子慶封當

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國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嬖家數日國遷朝焉

**國**就於盧蒲氏朝見封○數所

賢編**國**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

反遷就嬖家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國**亡人辟崔

氏難出奔者○難乃**國**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

之為賊當時辟難竝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

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

悉反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

**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註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國**辨別也別姓而

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彼列反下同相

處疑余

曰宗不余辟**國**言舍欲妻已

**國**宗不余辟○正義曰

宗癸謂慶舍為宗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國**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

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癸言王

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國**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

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

讎○嬖必計反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國**寢戈親近

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公膳日雙雞**國**卿大夫

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國**公膳日雙雞○正義

子曰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曰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曰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曰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

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起。○鶩。徐音木。鴨也。去

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也。更之以鶩。○正義曰。釋

也。字林已。葢反饋其位。反。鳥云。舒。鶩。鶩舍人曰。鶩

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鶩。家曰。鶩。郭璞曰。鴨

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

以遲別野名耳。其為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

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

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

怨之深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二子皆惠

公孫。○正義

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慶封告盧

曰。齊惠樂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無音智。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久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國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國慶封至

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註爾雅者皆以為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為六軌也文子

曰可慎守也已國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

攻慶氏示子之兆國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國季

慶封國萊音來從才用反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國無宇泣國奉

芳勇乃使歸慶嗣聞之國嗣慶封之族國慶嗣繼嗣

慶嗣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國子家慶封字禍作

必於嘗國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國悛改寤也國悛七全反寤五故反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其吳

越國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國戕殘壞

也不欲慶封得救難國戕在羊反難乃國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國姜癸妻慶舍女癸告

之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國夫子謂慶舍國復皮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國臨祭事國大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國至公所麻嬰為尸

**國**為祭尸慶奠為上獻**國**上獻先獻者○奠戶**國**慶

為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  
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蒞事公與  
慶舍不為上獻而奠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盧蒲癸  
不可以禮責也奠即繩也為下殺慶繩張本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國**廟在宮內○環

徐音患**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國**優俳○優於求反**國**

**國**優俳○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而題之名曰俳諧集**慶氏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  
**束絆之也**○絆音半**國**謂數驚

驚為好驚好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國**魚里里名亦善之意也

優在魚里就觀之**國**優在魚里士往觀之○正義曰杜以

國人從傍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樂高陳傳文不顯古事難知輒以為規一何煩碎

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國**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

鮑國○介音界子尾抽柄擊扉**國**柄椽也扉門闔也以

柄擊扉為期也椽直專反闔戶檻反盧蒲癸自後刺

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於薨

薨屋棟○刺七亦反援音爰薨亡耕反字林亡成反**國**曰先儒相傳為然

也張衡西京賦曰薨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薨棟梁也是又名為梁此是屋上之長林椽

所以馮依者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臯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為亂于偽反。陳須無

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

里名。陳直觀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

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

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禮食至不共。正

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

坐取韭菹以備孺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餽羹於

上。劍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

處。論語云汎愛眾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為遠散

所祭言其不共也。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

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

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吳邑。正

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

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杜

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闞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居反

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瀆音豆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邾殿

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邾蒲對反殿多薦反又如字

註及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

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

使無遷也○惡烏路反且夫音扶幅音福外不得宰○

以外宰猶益也以邾殿為外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一無臣字

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

以為之幅。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

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使無黜嫚。黜猶放也。勅律

以為邊幅使有度也。反嫚徐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

蒲嬖于北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

○治直也。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

十人鄭玄論語註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  
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

十人同心故必得。○令力。不十人不足以葬。○正

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

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

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崔氏大壁。○拱居勇。與我其拱壁。○正義曰

氏大壁拱謂合兩手也。此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

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以其棺尸崔杼於



**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

尸邊以章其罪 著丁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至知之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真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 為于偽反 伯有廷勞於黃

崖不敬 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

入洧 勞力報反崖本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

有大咎 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

而棄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土 行潦之蘋

藻 言賤菜 寘諸宗室 薦宗廟

反季蘭尸之敬也 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也 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

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

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

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

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

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

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

季火龍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敬可棄乎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為

于偽反下徐而為之備一字並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

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

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鷲鷲五河反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

戍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向戍至楚

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戍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為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

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戍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

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隙去逆反本或作卻好呼報反○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

本或作懲誤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為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

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

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本九年平陸及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贈張劉又

敬觀而後與者三十八終

之謝宋公也

